



# 叶君

## 图

叶君著

## 传



上海三联书店

全国新华书店



江苏教育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

XIAOHONG . TUZHUAN

叶红

图

叶君著

传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萧红图传 / 叶君著. —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4  
( 中国文化名人图传丛书 )  
ISBN 978-7-5406-7844-9

I . ① 萧… II . ① 叶… III . ① 萧红 ( 1911 ~ 1942 ) —  
传记—图集 IV . ① 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0 ) 第 060787 号

作 者: 叶 君  
责任编辑: 吴曼华  
责任技编: 吴伟腾  
装帧设计: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

邮政编码: 510075

网 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中山市南朗大车工业区东槎片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450 000 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5406-7844-9

定价: 49.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 —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 — 87621848

中国文化名人图传丛书



X I A O H O N G



鲁迅



T U Z H U A N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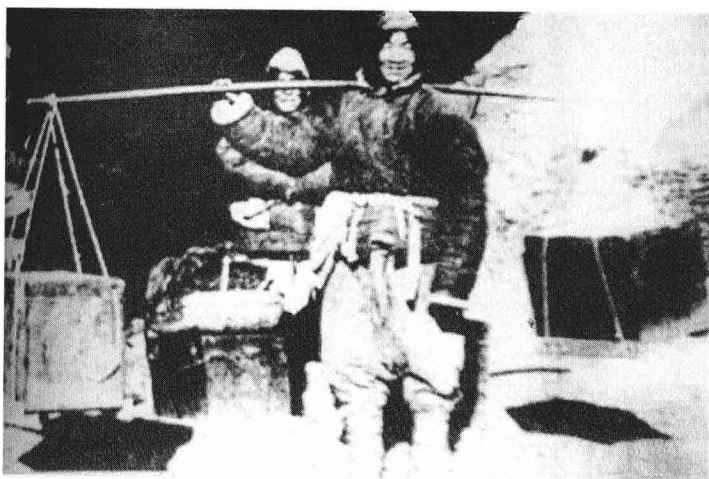
- 壹·后花园里的童年\ 1
- 贰·升学风波\ 27
- 叁·梦断北平与落难旅馆\ 47
- 肆·倾城之恋\ 75
- 伍·艰难跋涉\ 95
- 陆·从哈尔滨到青岛\ 117
- 柒·成名上海\ 137
- 捌·别人的城市\ 175
- 玖·难说心痛\ 205
- 拾·三人行\ 231
- 拾壹·劳燕分飞\ 253
- 拾贰·友情封锁\ 283
- 拾叁·天涯孤女\ 311
- 拾肆·倾城与伤逝\ 337
  
- 后记\ 361

## 壹·后花园里的童年

满族人主中原后，视黑龙江流域为“龙兴之地”。为了保持其固有风俗习惯，独占东北特产，维护满洲八旗的生计，自康熙七年（1668）开始对东北实行了将近两百年的封禁政策。其间，关内特别是河北、山东等地破产农民纷纷“闯关东”谋生路，在广袤的黑土地上淘金、伐木、垦荒。求生之余冀望实现他们那兴家、创业的光荣与梦想。



闯关东的山东难民



担着担子闯关东



《东昌张氏宗谱书》封面

据修撰于1935年8月的《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萧红祖籍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今属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先祖张岱于乾隆年间携妻章氏逃荒关东。当时的“闯关东”者，一副挑担便是全部家当。“担着担子逃荒”的张岱夫妇，自然不会想到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会在这片异乡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家族，富甲一方。

张岱夫妇起初在辽宁朝阳、凤凰城等地给旗户地主当雇工，后迁至吉林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今属榆树县，距城东45公里），报领了一块明末遗民开垦过的撂荒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从此定居下来，但夫妇二人的创业梦想并没有就此停止。嘉庆年间，张岱支持长子张明福、次子张明贵到黑龙江阿城县开荒种地。阿城后来成为张氏家族的主要栖息地。同治六年（1867），张岱和三子张明义亦来到黑龙江宾县猴石占地开荒。

肥沃的黑土地很快给了追梦者丰厚的回报。经父子两代的艰苦创业，张家发展成为拥有土地数百晌的新兴汉族大地主。而在前两代人的基础上，张岱孙辈同宗兄弟九人更是拼力发展家业，先后在阿城、宾县、呼兰、双城、五常、巴彦、绥化、克山、兰西、明水等地广置房产、地产，并利用剩余粮食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从此，张氏家族亦农、亦工、亦商。

哈尔滨市道外区  
福昌号屯遗址



一方面把粮食外销辽宁、吉林，另一方面开办油坊、酒厂，开设杂货铺、钱庄、当铺。不多久，便成为吉林、黑龙江两省最大的地主之一，其势之众，连地方官都不敢招惹，甚至有些村屯就因张家杂货铺、油坊、酒厂的名号而得名。阿城“福昌号屯”就因张家杂货铺商号“福昌恒”和烧锅（酒厂）“福昌明”而得名，足见其富甲一方。张氏家族传至第四代，即萧红祖父一代，家道开始中落。随着家业日渐式微，这个庞大的家族亦开始慢慢离析、瓦解。光绪初年，萧红祖父张维祯分得位于呼兰的40多垧土地、30多间房屋和一座烧锅，旋即举家搬离阿城，在呼兰另立门户。

旧时呼兰县城全  
貌

20世纪初的呼兰，是位于松花江北岸的一座较为开化的小城。遍地沃野、交通便利，距素有“东方小巴黎”之誉的北方名城哈尔滨约30公





旧时呼兰县公署

里。绕城而过的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给这座北方内陆小城，带来了诗意与灵气，更孕育了萧红这“呼兰河的女儿”。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她奉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不朽经典。乡土因人物、因文字而闻名。今天，对于稍有中国现代文学常识者来说，呼兰河已经与萧红紧紧连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这条河亦几乎成了萧红热爱者们的一处精神故乡，一个心理情结。

张维祯（1849—1929）性情温厚，甚至有些懦弱，幼读诗书十余年，辍学时适逢家业鼎盛之际，于是“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但他心地善良，生性懒散，对经商务农了无兴趣，后来索性赋闲在家。娶妻生女后更是整天与老婆孩子在一起消磨时光，尽享天伦之乐。读读诗书、写写大字是其闲暇之余的唯一兴趣，家业经营全然不放在心上。到呼兰不久，父母双双过世，因不谙经营，屡被伙计们拐骗坑害致使当铺、油坊、酒厂先后倒闭。最后，张维祯就死守着几十垧土地和房屋，靠收租过日子。其妻范氏（1845—1917）精明强干，办事果断，喜欢热闹，一切家务均





萧红祖父张维禎、  
祖母范氏

由她打理。但是，女人的活动空间毕竟有限，即便精明果敢，亦终难挽住家业迅速衰败的颓势。张维禎夫妇育有三女一子，但幼子不幸夭亡，膝下无子成了他们的最大心病。随着三个女儿相继出嫁，老两口益觉寂寞。老来无着，便考虑在族中过继一个男孩，以备养老。他们最终选中堂弟张维岳（在张家大排行中，张维禎行四，张维岳行五）与病逝前妻的第三子张廷举。

张廷举（1888—1959）三岁丧母，十二岁过继给四伯父为嗣子。张维禎给他改字“选三”，意指在堂弟张维岳众子中选中老三为继嗣之意。随养父来呼兰前，张廷举在阿城县城读小学。到呼兰后，范氏认为读书无用，枉费钱财，想让他辍学务农经商，理财管家。张廷举执意不肯，养父不忍违拗其意，就送他到省城卜奎（即今齐齐哈尔市）继续深造。

1906年，张廷举毕业于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堂，因成绩优异，奖励廪生，尔后进入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获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时年21岁。旋即分配至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兼任该县实业局劝业员。婚后辞去汤原县公职回归故里，任呼兰县农工学堂教员兼改良



舉 廷

萧红父亲张廷举



氏 姜

萧红生母姜玉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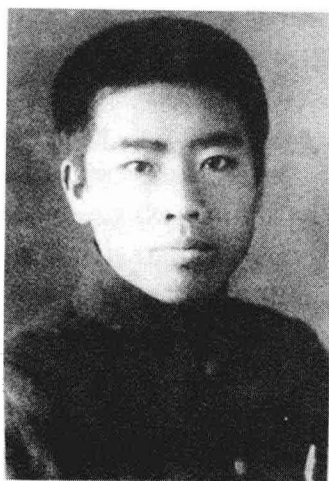
萧红三姨姜玉凤，时年79岁

私塾总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张廷举受时代感召，思想比较激进，一时成为呼兰著名的革新人物，出任过小学校长、通俗出版社社长、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县教育局局长等职。

张廷举的妻子姜玉兰（1886—1919）是呼兰县北姜家窝堡地主姜文选的大女儿。姜文选年轻时聪敏好学，两度赴吉林参加科举考试不中。后无心猎取功名，便在家里设馆授徒，在当地被视为博学之士，名望极高。呼兰、巴彦两县的学生多就读其门下。姜家拥有土地220多晌，属殷实大户，姜文选本人还曾被选为黑龙江省议员。《东昌张氏宗谱书》载，姜玉兰“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据姜玉兰三妹姜玉凤20世纪80年代初回忆，大姐还会打算盘。姜家四姐妹中，父亲尤其看重大女儿，一心一意想结门好亲，直到二女儿姜玉环出嫁多时，还未给她选定满意的对象。

姜家选中张廷举做大女婿较有戏剧性。在呼兰县城做买卖的范老万与范氏认户为一家子，而范妻是西营子宋六的姐姐。1908年正月，宋六儿子娶媳妇，范氏来屯里喝喜酒相中了姜玉兰，求宋六、范老万做媒人到姜家提亲。不久，姜玉兰父亲和姑夫、中医傅八先生进城到张家相看。





萧红胞弟张秀珂

张廷举当时在卜奎，只看了相片两家便把亲事定了下来。按照风俗，张家派张廷举亲二哥张廷选，跟随媒人宋六到姜家过礼，送去裹脚布和装烟钱。张、姜两家联姻，双方都极为满意。1909年8月，张廷举、姜玉兰择定吉日完婚。给众亲友留下深刻记忆的，除了婚宴的豪华与排场，更有当日那场大雨。姜玉兰在张家育有一女三子，分别是：荣华（即萧红）、富贵、连贵（即张秀珂）（1916—1956）、连富，其中富贵、连富先后夭折。

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萧红出生于呼兰县城内龙王庙路南张家大院。

关于萧红生日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两种：一说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当地称“五月节”；另一说为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亦有人撰文说是1911年6月2日，但把这天认为是五月初五，这自然是显见的讹误。然而，在端午节和6月2日之间，更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折中说法。那就是，萧红实际生于端午节，但呼兰本地风俗认为端午节出生的孩子不吉利，因而就“往后窜一天”，即五月初六，也就是6月2日。

新中国成立后修缮前的张家大院



“端午节生孩子不吉利”之说，最早或许见于姜德明1978年8月在《新文学史料》第4辑上发表的《鲁迅与萧红》一文。文章强调：“她（萧红）一生下来便受到家人的诅咒，因为按照旧时迷信的说法，端阳节生下的孩子是不吉祥的。因此，萧红连生日的自由都没有，她从小就被人们指定推迟三天出世，硬说生日是五月初八。”此说虽拿不出任何证据，但影响甚大，得到很多人的呼应。很显然，这也成了萧红自一出生便遭不公平对待的有力证据之一。



曹革成著《我的婶  
婶萧红》

也就是说，萧红的生日有一个公开的日子，亦即规避不吉利的日子，普遍认为是端午节的后一天；而实际上她生于端午节，只是因为忌讳而成了不能公开的“秘密”。然而，呼兰本地学者王化钰撰文认为，呼兰从未有端午节生孩子不吉祥的说法。或许，潜意识里人们在为萧红诞于五月节而在不经意地寻找合理的说法。这更透露出萧红应该生于五月节的后一天。近年，关于“不吉利”又有另说。曹革成先生在2005年出版的《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援引萧红小姨梁静之的回忆说：“在当时呼兰的老人们中有传说，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说是女孩五月初五出生，很不吉利，所以萧红家人就说她是五月初六出生的。”

生于五月节，或许在呼兰当地人看来真的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诞生，暗示萧红一出生就如此不凡，由此衍生出种种说法也就不足为奇。现今，已成为一家政府机构的萧红故居，为了每年端午节名正言顺地举办“端午诗会”，在各种宣传材料上将萧红生日硬性定在农历五月初五。20世纪30年代，萧红因与家族彻底决裂，父亲张廷举宣布与之脱离父女关系，

并将其开除族籍。因而，《东昌张氏宗谱书》对她不作任何记载，在其母姜玉兰名下，只载有“生三子”而不是“一女三子”。关于个人生日最权威的认定莫过于父母，但父母对此不予言说，因而到底生在哪天就成了一个无从查考的谜。

但是，仔细比较以上两种说法，铁峰等资深萧红研究者所认定的五月初六，即1911年6月2日，更为可信。据铁峰《萧红生平事迹考》载，1960年秋，他曾经寻访到张廷举老友于兴阁，于老先生谈及数月前曾听张廷举亲口说萧红是宣统三年（1911）五月初六生人。后来，他就此又找跟萧红关系最好的堂妹张秀珉核实，“她也恍惚记得是五月节的后一天，但不敢说准”。

张岱夫妇逃荒关东百余年后，张家后人散居黑龙江各地，为了祭祖和便于后人联系，自第四代始确定了张氏族谱，即从萧红祖父这一代起，张家后人按照一首诗的字序排辈分、起名字。那首规约张氏族人名字的诗是：“维廷秀福荫，麟凤玉芝华。道成文宪立，德树万世佳。”萧红祖父范“维”字，起名张维祯；萧红父范“廷”字，起名张廷举，到萧红这一代范“秀”字，起名张秀环。且这代人名字的第三字都带有“玉”旁，如张秀珂、张秀琢、张秀珉等等。除大名“张秀环”外，祖父又给萧红起乳名“荣华”，寓有荣华富贵之意，其夭亡大弟便乳名“富贵”。

六岁那年，母亲带小荣华回娘家省亲，适逢母亲的妹妹姜玉环也在。得知外甥女大名“张秀环”，这位二姨说什么也不干，执意要姐姐给女儿改名。按照东北民间风俗，不同辈分的人名字不能同字，碰到一起就是犯忌讳，“张秀环”和“姜玉环”犯了“环”字之忌。姜玉兰只好让父亲给女儿改名“张乃莹”，有时也写作“张迺莹”。这个名字虽然脱开了张氏族谱的规约，但毕竟是硕学的外祖父所赐，深得张家认可。当然，也可能因为是女孩之故，名字的家族特征没有男孩子那样重要。“张乃莹”三字放在“秀”字辈兄弟姐妹中，可以明显看出原名遭改而又有所保留的痕迹：

乃，是秀的下半部；环，可释为“带孔之玉”，《论语》中有“如玉之莹”的句子。看来，“乃莹”二字在改动中分别保有原名一半的字形和全部的意义，足见饱学的外祖父在给张秀环重新命名时的一份精巧心智。

童稚的张秀环自然不会想到，名字的修改似乎已然宿命般暗示，在这个家族中她将成为一个另类。张氏家族第六代齐整的名字行列中，“张乃莹”三字显得如此特别。联想张秀环后来的命运，这是否是一个天意的巧合？这个从此名叫“张乃莹”的小女孩，自然更想不到18年后，她的家族连这个保留家族特征的名字，也要从族谱中彻底删除。

从由家族给予名字，到名字的家族特征被部分修改，再到名字被家族刻意忘记，在张家大排行中排行第二的张秀环的命运似乎全息浓缩在这个关于名字的带有宿命意味的故事里。“张乃莹”这个名字伴随她从小学到中学的求学历程，后来渐渐被“萧红”这个女孩的自我命名所代替。世人只知写《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萧红”，鲜有人知其原名“张乃莹”，更遑论“张秀环”。

1978年八九月间，萧军对自己所保存的一批萧红书简进行整理，并对每封信加以注释。在辑存注释过程中，这批萧红原信连带萧军的注释在《新文学史料》上陆续刊出。9月1日，萧军在给第13封信注释时，谈及张秀珂曾疑心张廷举并非他和姐姐的亲生父亲，而他们的生父是张家的一个地户。他们的母亲与雇主张廷举有了性关系后，伙同对方谋害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带着萧红和弟弟来到张家，并改姓张。人们当时慑于张家势力，不敢追查这桩“害夫霸妻”的公案。

张秀珂于20世纪40年代东北土改期间告诉萧军自己的怀疑，事隔三十多年，萧军对这一问题“考证了又考证”，最后认定张秀珂所疑之事是“可能的”。接着，他又言之凿凿地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为根据”。那便是30年代初，萧红曾向他谈及其作为地主的父亲对地户的残忍、伪善，以及“所表现的近于兽类的、乱伦的行径”。这一素材，他还写进了1933年在《国际协报》上连载的小说《涓涓》。旧事重提，萧军撰文十分



萧军著中篇小说  
《涓涓》封面

肯定地说“从她述说她父亲张选三对于她曾经表现出企图乱伦的丑恶行径，这可证明后来张秀珂疑心张选三不是他们的生父——也可能就是谋害他们亲父的仇人——是有根据的”。

此文一出，无疑传出关于萧红身世的惊天秘密。文章在《新文学史料》第3辑（1979年5月）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萧红父张廷举“霸妻害夫”、“奸女乱伦”的恶行、恶德，自然是极其吸引眼球的话题。海内外对萧红有所关注的人士大为震惊，特别是在萧红的故乡呼兰。萧军的说法马上

得到陈隄、蒋锡金、方未艾等人的响应和支持，纷纷撰文强化，并从不同侧面有所补充，使其更为完善可信。其间，萧红异母弟张秀琢在《海燕》1979年第5期上撰文《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指出：“关于姐姐的身世，报刊上有的说她原来可能不姓张，他和弟弟是随着母亲一起到张家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还有的说，萧红的父亲对萧红的母亲系属逼婚，这就更荒谬可笑了。”但这种声音当时显得十分微弱，少有人关注。

80年代初，萧红渐渐为学界关注，并形成一股热潮，关于其身世的“养女说”随之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势下，新编《呼兰县志》的编撰者们，为了将关于萧红的准确信息写进地方志，进行了大面积走访。先后在呼兰、阿城、哈尔滨、大连、北京等地遍访萧红亲属，如姜玉兰三妹姜玉凤（时年93岁）、堂妹姜玉坤（时年84岁）、萧红继母梁亚兰胞妹梁静芝（时年71岁）、萧红堂妹张秀珉（时年71岁）、弟媳李性菊等，还调查了当年在呼兰、阿城张家干活的长工，以及当年的街坊邻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姜玉凤、姜玉坤详细描述了张廷举和姜玉兰订婚、结